「禍福相倚」說子久
兼議今之「雅谷泉」即爲古之「筲箕泉」

仲向平
朱祥林

黃公望身前身後及其名作〈富春山居圖〉的遭際，使人不由得想起「禍福相倚」這句老話。同樣如此，在筲箕泉邊的子久別業如今也是撲朔迷離，難以尋覓。本文試圖證明，如今花家山賓館內的「雅谷泉」即爲過去的「筲箕泉」，子久別業其實就在這裡。

縱觀元代大畫家黃公望身前身後的種種遭際，使人不由得想起了「禍福相倚」的這句老話。

黃公望自小離鄉別親爲人養子，養父雖好，但黃公老矣，其時七旬（一說九旬），尚能護之多久？如此童年，實非常人所堪。

他生於南宋咸淳五年（一二六九），宋亡時不過十歲。逢此離亂之世，讀書無科舉功名，作爲「南人」長大後成一小吏，已是最大的前程。但造化弄人，黃公望後遭「經理田糧事」入獄，時年四十七歲，出獄時已近「半百」。古人七十已稱「古稀」，活到「半百」，大半生已入泥潭，尋常人毫無憑藉，還能有何作爲？可黃公望卻因禍得福，獄中受契友楊載「世故無涯方擾擾，人生如夢竟昏昏。」的啓發，出獄後從此入道歸隱，縱情山水，「大半江南子久家」，實現了人生的大轉折。終成一代山水畫宗師，爲元四家之首，僅一幅〈富春山居圖〉已足名垂千古。最後享年八十六歲（一說九十歲），無疾而終。若當年無牢獄之災，以小吏終其一生，何能有此。

但最奇的還是在黃公望身後這幅名畫人所共知的遭遇，繼續演繹著「禍福相倚」的故事。直至最近中國大陸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提到此畫分藏兩岸時說：「畫猶如此，人何以堪。」突現了此畫在兩岸和解中的作用。這一切發生在一張傳世的古畫上，可說絕無僅有。若當年未曾一度被焚而成兩截，以原畫存世，恐怕未必有此知名度。

但事情還未到此結束，還有一件奇事，世人恐怕未必清楚。

黃公望對杭州的因緣甚深，不但是他那幅〈富春山居圖〉的一段即〈剩山圖〉現藏浙江博物館，人所共知他生前與其子也在西湖赤山之陰的「筲箕泉」隱居過，並畫有久已失傳的〈筲箕泉圖〉。黃公望當年好友鄭洪有詩〈題黃子久畫〉曰：「筲箕泉上青松樹，猶復當年白版扉。」此詩與〈筲箕泉圖〉可爲黃公望當年隱居筲箕泉的鐵證。今子久草堂雖早已蕩然無存，但只要找到「筲箕泉」，其附近即爲子久歸隱之地無疑，它的確切位置，其實不難查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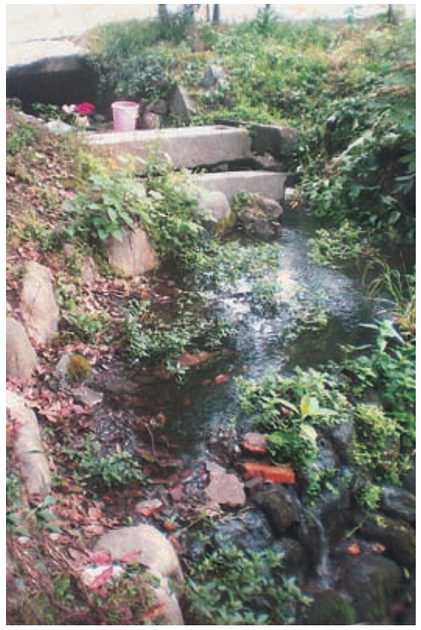
但是，「筲箕泉」究在何處？

在歷代有關志書中，從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到近人鐘毓龍的《說杭州》，此泉皆歷歷可考。但到當代，如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西湖志》中，已僅有「筲箕泉澗」而無筲箕泉，其具體位置，更無從說起。

有人以爲「『筲箕泉』今稱『筲箕灣』，在西湖西南面，位於赤山之北，法相寺之南，在當時，附近還有高麗寺。筲箕泉是一坡地，三面環山成凹形，該地多泉水。」「今據實地觀察，當年西湖南山的筲箕泉（即筲箕灣或箕泉）不啻爲元明高隱者的難得勝地。」（王伯敏《中國繪畫史》上冊，頁五〇二—五〇三）也有人說：「稱此地爲泉，是因爲元代時這個地方泉水的確很多。」（王旭峰《走讀西湖·子久別業〈富春山居圖〉》，頁五五）

筆者以爲以上二者說皆似是而非。前者「泉」與「灣」，兩者概

路邊所見的花家山莊巨石


山莊前澗水出口處，流入西湖。

杭州花家山莊大門

念不同，豈可混爲一談。後者因泉多而以一泉名概括之，亦無此理。濟南七十二泉號稱「泉城」，亦未見因泉多而以其中一泉命名之實。倒是近年出版的《杭州的水．泉》一章中，有「筲箕泉」名列其中，文不長，今錄之於後：

> 據《湖山便覽》卷八記載，筲箕泉出赤山的北面，即今花家山賓館內，流合於惠因澗。《輟耕錄》一書說大畫家黃公望曾居住在這裡。《清河書畫舫》中收錄有黃公望所繪的〈筲箕泉圖〉。筲箕泉水量甚大，常年不息。

出人意外的是如此名泉，當年的花家山莊今天的花家山賓館內竟無一人知曉。如今賓館內唯一的一條水澗邊上只有「雅谷泉」，其旁有〈雅谷泉記〉碑。其文曰：

> 西湖之泉不可勝數，然虎跑泉謂杭之聖水。雅谷泉與虎跑泉同出一脈，僅山南山北之別。論地勢虎跑泉高，雅谷泉低，故雅谷泉水量大，終年不絕。

據《西湖游覽志》記載，花家山花港所自出，高六十尺。山谷中林木蔥郁，石階盤旋，溶洞幽幽，有泉淙淙不息，經小溪涓涓入湖池，彎曲迂迴徑通西湖。原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探幽到此，獨愛此泉，稱之爲雅谷泉。

> ……澗水溜溜，清澈可鑒，甘洌異常，啜客爲佳。貯水與碗平以錢幣漸入，滿而不溢與虎跑泉水同其厚質。

使人不解的此記無撰記人，亦無立碑單位與年月，但據此已可明瞭「雅谷泉」之名起自江華。據花家山賓館內的老職工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出，此地有一個外人不知的「六〇一〇工程」，當時江華還是浙江省委書記，「探幽到此，獨愛此泉，稱之爲雅谷泉。」一如碑文所說。不過最初碑材似爲鐵皮，上面文字差不多，改立石碑當在江華從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位上退下來以後。此事全過程在浙江檔案館內當可查閱到。故「雅谷泉」之名至今已有五十年，難怪一般人只知有「雅谷泉」而不知有其他。何況這地方當年一般人不能隨便進入，裡面的變化外人更不得而知。這也似乎可以說明一九八四年春爲調查黃公望舊庵遺址而邀請當地久居的老鄉及基建勘查人員多人，走遍筲箕灣而終無所獲的根本原因。

其實，只要稍作思考，便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自來泉流今古，湖上有如此好泉，千百年來難道無人發現，無人賞識，竟然還沒有留下一個泉名?!「雅谷泉」之名總共不過五十年，五十年前這泉究竟叫什麼？讀過《西湖遊覽志》的碑文作者應該知道這裡還有一個「筲箕泉」，他應該說明「雅谷泉」的沿革，這才稱得上是對歷史負責。

也有專家在論及筲箕泉時認爲「上世紀五〇年代初在這裡闢建花家山賓館時，在兔兒山麓發現石隙泉湧，乃鑿池積水，惜泉眼不知所在了。如今泉源已沒有蛛絲馬跡可尋，僅有一潭碧水和『筲箕灣』一個地名而已。……今後若得筲箕古泉重現，當可樹碑以紀念這位山水畫大師了。」（鮑志成：〈黃公望杭州西湖及富陽行跡考〉）這一段話若稍加推敲，不禁使人提出這樣的質疑：「筲箕瀉珠」早爲「慧因十景」之一，其流成澗久已載諸書誌，何待今人發現並爲之鑿池積水？更不可理解的是花了這般大力何以如此寶貝的泉眼卻任其在眼皮底下淹沒而不知所在？世上能有這樣的怪事嗎？

據筆者走訪當地老人進行實地調查，得知筲箕灣內泉水眾多，當地近百畝水稻田均賴此灌溉。據現住赤山埠十九號七十歲的黃長泰老人說，上文所提到的那個泉眼，就在今天省外事辦公室大樓後的山腳下。五十年代「花港觀魚」擴建時，有幾家拆遷戶就拆遷在此，這泉眼就在一戶姓金人家的廚房內，出水量足供飲用而有餘，當年他曾進去親眼見過。但不數年，這幾戶人家再度拆遷，原址上建起現在的辦公室大樓。黃長泰老人還特意帶我去到大樓右側屋後的山坡旁，看看原來泉眼的大致位置。但如今這裡已是一條寬不過一公尺左右另一端阻塞的小道，早不見山泉的蹤跡。

雅谷泉最初流經的小澗

澗邊雅谷泉碑記

公尺，石板鋪的月牙池，是上海富商胡小房所建大墓的附屬建築，池水極寒，內有小魚蝦。建花家山莊時，一是爲山莊增添園景，二是在灣內水稻田上建屋需要大量泥土與碎山石增高加固地基，故在附近開挖人工小湖並將此池擴大成現在這個樣子。

據現住三台雲舍八一號，花家山賓館的老職工，如今尚在鍋爐房工作七十二歲的許貴芳老人說此池泉源至今尚在。他在帶我到雅谷泉泵房去參觀以後，又帶我到上述那個池邊的一塊大石旁，介紹說泉眼就在這石頭的下面。承老人熱心，還帶我順著池東過去，有小鐵柵可讓池水流入一個由雅谷泉分流而來的人工小湖。湖東又有一個小鐵柵，再讓湖水流入小水澗，直到花家山莊傳達室後，折而向南，與雅谷泉東流而來的澗水相會，繼續東流出山莊而去。這流向若不加細察，與古志中筲箕泉澗極爲吻合，因而將月牙池中的泉源誤爲筲箕泉，而將雅谷泉主流所經之澗定爲慧因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絕大的誤會。

實際上，據王瑞笙老人相告，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筲箕灣內尚有南北兩澗。澗寬均在一—二公尺上下，其水極寒，沿澗十公尺內不宜種植，澗內也有小魚蝦，遇大冷天，澗面霧氣升騰。兩澗之間，尚有五棵粗可合抱的大松樹，在記憶中印象極爲深刻。北澗的源頭即爲現在的雅谷泉，傳說此泉水脈與水樂洞相通，當年他就在這附近耕作。南澗出水的源頭稱「印潭」，山石縫隙中有不少小泉湧出，當地人傳說筲箕灣三面環山，玉岑山、石屋嶺、兔兒嶺猶如蟹的雙螯，中間「印潭」與現在的「雅谷泉」南北分列，即爲蟹的雙眼，想像頗爲奇特而形象。再說「印潭」下流五十公尺左右，即進入有一畝左右的大蕩，俗稱大蕩兒，這裡是他上山割柴草的地方。

當年南澗沿山而下，與東來南折的北澗在當年的玉岑山腳下相會，穿過現在山莊門前寬約二公尺的小石橋。此橋現已拓寬成進三台山社區的通道，但澗水仍由路下涵洞通過，再蜿蜒流入西湖。現住三台山路五十號八十二歲的張如林老人說，他兒時常

雅谷泉泵房，此處泵出的水泉供山莊飲用。

雅谷泉泵房附近的貯水處

在「印潭」附近嬉戲，也看到過當年灣內的南北兩條澗水。據此可知，他們所說的南澗，即是志書上所載的慧因澗，北澗即是筲箕泉澗，由此可知，兩澗在半個世紀前尚在。但如今五十多年過去，南澗上已建成了一幢幢建築物，慧因澗已經消失，這就是讓眾多專家探尋筲箕泉時陷入迷宮的根本原因。在這裡我不得不感謝附近一位熱心的阿園大媽，爲我提供了現在已經很難找得到的知情人王瑞笙和張如松兩位老人，不是他們提供見證，人們實在很難在原物已經消失的歷史迷霧中探索到如此接近的眞實面貌。

現在我們可以慶幸地說北澗筲箕泉澗如今尚在，據此即可確認今之雅谷泉其實即是古之筲箕泉。明乎此，子久草堂當在此泉附近無疑，可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遙想當年，黃公望隱居于如此難得的好泉邊，在晨鐘暮鼓聲裡，繪畫品茗，眞正稱得上是過上了神仙般的生活，這裡確實是一個高隱者的理想去處。

近年西湖西進時，將子久草堂建于別處，實是一誤，猶如當年乾隆將〈富春山居圖〉眞僞倒置一樣。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西湖誌·人物卷》未將黃公望列入，亦是一大疏漏，再版時理應補入。此等事關係到西湖一大人文勝跡的存廢與申遺，故同人合議，列名申述如上，以質之高明，冀有關方面參考，則幸甚。

作者仲向平為浙江省旅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朱祥林為杭州市古都文化研究會理事